



剩言卷之十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一

頃與友人譚及聖學有曰孔子近禪孟子近玄彼其自道曰無知曰無能曰何有其門人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不居然禪宗語乎論養心曰寡欲論養氣曰持志曰勿正勿忘勿助長不居然道家言乎予謂此語良然但釋氏

有托離生死之意道家有長生不死之意是猶有生死見也孔孟則渾然忘之自是超出二家

二氏與吾儒其不同者教也其無不同者道也爲其教之異也而欲并其道而斥之則謬道爲其道之無異也而欲并其教而一之則誤教

或問佛氏何以名釋仙宗何以名道曰以字義

解之、釋者遺釋也、色空俱遺、是名釋故、道者道路也、內外經行是名道故、然則吾道何以名儒、曰字從人、從需立人所需是名儒故

道家曰、一念不起謂之中、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那個是自巳本來面目、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然則仙佛亦儒、儒亦佛亦仙、

佛家云、心不外受、名曰虛心、心不外逐、名曰定

心道家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數語皆超超玄箸

三教聖人學問總只原始要終四字盡之孔曰未知生焉知死佛曰天地未生以前道曰父毋未生前大抵此事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先究只今只今灑脫末後灑脫只今自在末後自在歷代聖賢所以超然輕舉不爲生死桎梏者良由生前一切覷得破打得

徹不被情牽不受物縛故能撒手懸崖去來自若

從來皆以佛氏尚無吾儒崇有不知佛氏亦未嘗尚無也今繹其言曰於有爲法界示無爲法而不滅壞有爲之相於無爲法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又曰有爲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趨之則聖果難証又曰所謂二乘墮於無爲廣大深坑又曰若菩

薩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着無爲然則佛氏何嘗專尚無哉至於吾儒語性命不覩不聞語天載曰無聲無臭語大舜曰無爲而治語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羡則又何嘗專崇有也

壇經云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即是勢至能淨即是釋迦平直即是彌陀方等經云慈悲爲佛眼正念爲佛頭妙音爲佛耳四辯爲佛舌六

度爲佛身、四攝爲佛手、平等爲佛指、戒定爲佛足、種智爲佛心、語皆實際、不落空幻、然則善事佛者、誠能清心寡欲、積功累行、斯已花開意樹、水淨心池、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必禮竺乾、瞻龍象、而後爲淨土修哉、

有其辨才而無其定力、不如捧鉢鈍丁、無其苦行而有其威儀、不如持瓶豎子、

學人發菩提心修清淨業、須是時時顧諟、刻刻存省、恐智幢之易折、儆戒寶之將沉、吾獨惡夫事事無礙之說、之為狂夫口實也、

圓覺疏普賢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又云、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吾輩於經籍能字字作如是解、方有體會、

楞嚴云、阤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與吾夫子習相遠、語殊而旨一、

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

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此即中庸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之義

朱子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旨哉此

語可謂實中探其驪領食中嚥其乳糜矣誰

謂此老不究心佛乘

儻然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

釋氏之微言何必非吾儒之妙理

天台智顗云、止止是伏結之初門、觀觀爲斷惑之正要、愚謂止之與觀、是一非二、止乃生觀、觀非止則照體何由而澄、觀亦生止、止非觀則情緣何自而息、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須知非別有照心、不動之心、即名照心、非別有動心、不照之心、即名動心、

或問何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曰、大學正心一章

已自明白透露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忿懥、有所卽是有所住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知卽是不生其心矣、易之寂然不動卽是無所住、感而遂通卽是生其心、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是吾儒游藝境界、風送妙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擬金、是吾儒依仁景象、

槃山示衆云、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與吾師無隱之旨何殊、

僧問趙州、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然曰使、則猶有間也、論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爾、又何使之有、

蓮觀云、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愚謂除却天堂、即是牢獄、除却牢獄、即是

天堂豈更有天堂牢獄作對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吾輩於此叅究得透、二家之學思過半矣、

或問如何是當下認取、曰纔呼便應纔痒便搔、非有思惟、是名當下認取、如何是當下承擔、曰饑人遇食渴夫遇飲、更無等待、是名當下承擔、

止觀一經、是初地方便之門、亦涅槃究竟之旨、

有大雄之實際而無其虛幻、無諸經之浩瀚、

而有其精義、

佛乘之有心經金剛楞嚴圓覺、猶吾儒之有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學庸語孟貫通、而諸子

百家有餘蘊乎、心經諸經透徹、而四樹五乘

有滯義乎、予嘗欲合刻四經、取諸家疏義附

之爲禪家四書、蓋有志而未逮云、

淨土論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

然則出世大事、宜莫如割愛止念乎、

朱子云、心經既說空又說色、蓋欲於色見空耳、

予謂非說空又說色、蓋空即色之空、色即空之色耳、柱下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語意亦然、

陳了翁嘗言佛法之要、只在金剛經一卷、金剛經一卷、只在九個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也、此九字、華言一覺字、其字九、其物一、其物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一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年過五十、即宜留心、早知一日、即得力一日、勿復因循、獨在心不忘耳、想了翁當日、自是有得、而言之非漫言以欺人者、第不知其旨謂何耶、識於此、以質之於有道人、

縉紳以逃禪爲雅致、俗士以佞佛爲淨修、闢其

園竹林檀閣清凉現前聽其言海溢天怨塡惱頓盡實乃役役私情勞勞名利百慾煎其肺腸萬緣纏其肢體此正地獄種子安得菩提善根

宗問問荅機鋒有妙出新語之外者予嘗欲一一拈出編爲宗門新語一書而見聞有限蒐羅未弘終未敢草率從事今略舉數語如僧問先智和尚曰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

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象、曰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刼來原不曾蒙蔽汝、或問清涼益師、曰如何是沙門所重、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又老宿問一座主曰、疏鈔解義何如、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麽、主無以對、又龍圖王蕭

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又開口不得、未審過在何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又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又馬鳴大士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又僧問清上座曰、弟子毎

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請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僧問馬祖、如何說即心即佛、曰、爲止小兒啼、問啼止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又僧問、同安丕師、依經解義、三世佛緣、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曰孤峰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又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

師爲甚麼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可太師問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良久曰、覔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竟、又僧燦謁二祖曰、弟子身纏宿恙、請和尚懺罪、僧曰、將罪來與我懺、良久曰覔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又或問惠國師曰、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

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曰汝問的便是第二義、又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內、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凡此數條、固未足盡宗門精義、而舉一例百、政如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皆香、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信哉、

剩言卷之十二　終

荊言卷之十三

荊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二

爲禪宗之說者曰、道人修命而不修性、爲玄宗之說者曰、釋子修性而不修命、不知性命二字是一非二、存神絕慮、自無不透之靈源、性寂情空、詎有不固之根蔕、

天命之謂性、卽是道家丹頭、率性之謂道、卽是

道家火候

浩然之氣是孟子大丹頭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是孟子真火候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儒者以爲不根之譚通人

以爲著已之務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二語

缺一不可上德卽所謂全形之道乎下德卽

所謂延命之術乎然上反易知下反難遇矣

或問谷神玄牝之說、予曰、道家言多不明白說破、往往借象立名、使人參悟其實、谷神玄牝、即吾儒虛靈不昧之旨、以字義思之、谷即虛也、神即靈也、不死即不昧也、玄牝即生生不息、所謂玄關一竅是也、今夫虛靈一竅、誰獨無之、只爲氣拘物蔽、故日薰日染、日至汩沒而不悟、若能去智去故、滌除玄覽、則向來一竅依舊湛然不昧、此湛然不昧處、即是生天

生地之本即是吾人下手做處、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關一竅須是自家會得、又須是自家工夫到始會得人、不能爲之言、

玄關一竅說者紛紛、在方士尤多舛謬、惟李清菴先生說得甚醒快、其說云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即不是、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

著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今設一喻、令人易曉、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人之四大一身、線比玄關、抽牽的主人、比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麽、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曰、未能死焉能生、
朱晦翁曰、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已而翕、如百
虫蟄、誰謂此公不信神仙之學、
人豈能無事於心、但不必有心於事、
瞬存息養、每作尋常字面看過、細思之、瞬屬目、
是此神出入之樞、息屬鼻、是此氣呼吸之戶、
神屬性、氣屬命、性命之奥、具於是矣、
築基煉已、自是玄宗首務、丹家紛紛辨說、撮要

而言無逾清心絕慾四字

避暑山中閒譚鎮日友人劇論心印經義首舉

上藥三品了謂雖分三品經文內云精合其

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眞又云神依形生精依

炁凝而結之曰三者一理妙不可聽則三家

相見之旨於此可悟矣李易簡註云合則爲

一分則成三纔有分合便判生死於此理會

得透思過半矣如何是存無守有了曰恍恍

惚惚、窈窈冥冥、無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有也、有因無感而有靈、無因有激而成象、存無以覓汞、守有以制汞、義或然乎、如何是廻風混合、于曰、混合殆即合三藥而一之乎、廻風混合、殆即閉關行火工夫乎、柱下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懃、入藥鏡曰、鼓巽風、運坤火、其斯之謂歟、如何是踐履天光、呼吸育清、于曰、此亦難言、大抵守泰定、則天光發、天光未發、

則踐履皆妄、故曰踐履天光、嗜慾絕則清氣生、清氣不生、則呼吸皆粗、故曰呼吸育清、如何是聖日聖月、照耀金庭、寸曰、當是守泰定而發天光之意、坎中真陽、是名聖日、離中真陰、是名聖月、三家之會合既神、透體之金光自現、其實照無所照、耀無所耀、照耀且無、日月何有、如何是非白非青、寸曰、青當是龍、白當是虎、青龍白虎、上仙特藉之以著交姤升

降抽添擒伏之理大丹既成則一真獨湛諸
象皆泯何青龍白虎之有一時騰頰有如射
覆將無貽口給之譏耶識於茲以質諸有道
煉心伏氣仙釋所同得藥就空仙釋所異
調琴鑄劍之喻只是理性之法若欲掃除習氣
自非拾萬磨楯努力一戰安能得會朝清明
衆人之心聽命於耳目口鼻所謂氣使神也至
人之耳目口鼻聽命于心所謂神御氣也神

御氣則生氣使神則死

滅聲色心易滅嗔癡心難滅嗔癡心易滅浮游心難

道德經之綿綿若存下一若字妙不容言復繼之曰用之不勤用之不勤即發明若字之義

大通經曰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無體未嘗存也亦即此義

未能絕命忘機且先簡緣謝事未能吐納搬運

且先養氣嗇精、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却被風吹落、此二語可以儆今之言採藥者、

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愚謂止足豈漫無所爲、抱真守一、如鷄伏卵如龍抱珠、功夫更細以密矣、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以習心言也、靜爲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此以真

心言也、

忘機絕慮、閉息存神、可曰小安樂法、亦可曰大歇手法、

李清菴嘗言清心釋累、絕慮忘情、予作回文讀之、情忘慮絕、累釋心清、其味更靑、

念頭不可稍有所著、無論邪萌妄想、卽浮游出入、希聖希賢之想、皆是靑天雲氣、

回光返照四字、是道家息氣凝神之竅蒂、亦吾

儒遏欲存理之初機、

息之一字、是三教单傳之密諦、在佛氏謂之息念歸空、在道家謂之息氣凝神、在吾儒謂之息心明理、

止念是吾人第一義、然止念亦是大難、嘗試冥心自照、即一刻之頃、此念何嘗有一息之停、所以然者、緣染既深、掉放既慣、自非發猛決心、用嚴持力、漸漸撥轉、漸漸降伏、未有能帖

然相下者、

李清菴先生太極須云、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此長生十六字訣也、

或問烹鉛煉汞之說、予曰此此亦難說、大端只是降伏身心而已、曰何謂身心、曰身是歷刼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用、心是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曰如何是文煉武煉、曰這個身心未降伏時須用剛決之心敵之、是爲武

煉、旣降伏時、須用和柔之心守之、是爲文煉、張平叔有云、兩手捉來令死鬪、煉成一塊紫金霜、武煉說也、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任天然、文煉說也、

旣濟未濟之說、解者紛紛、獨營蟾子數語最爲簡透、曰水升火降、謂之旣濟、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不交、謂之未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

不能窒慾、則水下滲、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數語括盡乾坤坎離之旨、周天火候之秘、

莊子正是發老氏之所未發、細觀三十三篇、亦是見精神而久生之道、亦是忘精神而超生

之道、讀者豈得專以文字求之、
陰符經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參同契云、耳目口
三寶閉塞勿發揚、愚謂此固降伏之眞詮、審
守之要術、要之一了百當、則莫若養心、蓋心
是三者的主人翁、主人翁廓淸得淨、站立得
穩、三者自然不能搖動他、故曰得其一萬事
畢、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
朱晦翁註元公誠通誠復之義云、這個物事流

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旣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晦翁雅不信神仙之學、乃此數語非深於神仙之學者不能、

且勿道抽鉛添汞、試問鉛汞是麽、且勿道取坎塡離、試問坎離是誰、噫、遊人醉矣、杭州是汴州耶、

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每誦此語、使人興末由之嘆、

陳致虛云、何謂靈、常靜常應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音哉、說靈父聖母恁地分明、而首師俗士妄自揣摩、執迷不反、寧不自愧愧人、

神仙真訣、只要辨得真鉛真汞、識得進火養符、窮取生身處、五字括盡丹經千萬言、

進火養符、毫髮少差、危險立至、

戊己是徹頭徹尾物事、

道德南華、自是譚玄之祖、不必以神仙之事混之、長生冲舉、自是方伎之微、不必以老莊之學附之、

佛印與東坡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句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刼常存、永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位、亦可驂鸞駕鶴、翱翔三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愚謂

此事現在眼前豈須尋取吾輩只是姑待一念日復一日斷送一生毎誦此書不覺通身爲之汗下

悟眞云須知由我不由天又云也知由我亦由天識得由我不由天則急須積功識得由我亦由天則急須累行故知功行二字分析不得

名韁未解利鎖未捐沉虧六賊之魔桎梏萬緣

之內而曰吾對境而忘境也吾居塵而出塵也是何異焞鷄與脫於湯火廁蛆希運於天池乎

三教聖人都是三段境界三段者何曰本體曰工夫曰究竟本體要認得眞打得徹工夫要做得細煉得熟究竟則依然還其本體着不得一毫工夫矣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

身佩九翼開山圖曰人皇駕六羽騄雲車出谷口此豈盡荒唐語耶宇宙寥絕何所不有自不得以耳目情量之所及而斷之

剩言卷之十三終

剩言卷之十四

荊灃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三

發蒙振聵、廉頑立懦、未有不得之讀書者、

詩書非糟粕也、昧者讀之、自爲糟粕耳、文章非浮華也、淺者出之、自爲浮華耳、

人之情、憂不能爲喜、哀不能爲樂、怒不能爲平、維讀書到會心處、憂者忽然而喜、喜者忽然

而憂哀者忽然而樂、樂者忽然而哀、怒者忽然而平、平者忽然而怒、

讀書深則涉世之途徑自老。涉世老則讀書之趣味愈深。

讀書如服藥、藥力多則神氣自倍、讀書久則識力自高、

窮理致用是讀書四字箴、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數之表、此龜山先生平生得力語也、既以此自證、復以此教人、吾輩宜大書一通、置之座右、

析薪者必柮其理、解牛者必批其竅、理脉理也、竅虛處也、讀書而不得其脉理、何以攝其言中之要、不於其虛處會之、何以叅其言外之神、

聖賢學問、無非欲人收攝身心而已、然未有不

收攝身心而能學問者故善讀書者凝其神如伏鷄之抱鷇戢其氣如黠猫之捕鼠

湯霍林作門人制義敘有云竭凡情而往迎聖諦以來吾取以為讀書法

愚嘗謂孔孟諸子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異人四籍一編皆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以開闢以來未有之異人留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非夫眼空三界胸羅萬有者安能窺其崖略

哉、
學庸語孟、一厄於舉業文字、一厄於學究師承、有意思人須是於處厄中猛求解脫乃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夫子喫緊教人讀書法

朱晦翁云、逆有從容等待之意、如前途人等待後來人、須是耐心等待、若躁急而向前尋取則是捉志、非逆志矣、語亦有味、

朱子嘗言讀書老年與少年不同、少年時精力

有餘可以從容徐繹老年來讀一書直須沉潛反復研求極至常恐光陰有限難得工夫再去理會旨哉言乎予謂我輩悠悠忽忽只爲姑待二字斷送一生若能於少年時便作老年筭計何患工夫不精學問不進

讀書膽欲大心欲細識識氣欲下

讀書須要異處看得同同處看得異疑處看得信信處看得疑

晦菴先生嘗看上蔡語錄、其初用紅筆抹出、巳用藍筆抹出、巳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看他是是何等精研、何等體認、直接朱泗尸祝千秋、豈偶也哉、

今後生所以不肯讀書者、總爲科名之念太速、故取徑甚捷、用功甚簡、只一部通鑑性理載在令甲者、尚經年不一觸手、何况其他、况悠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可謂欲覺

晨鍾矣、

山谷與李幾帖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傳我、則釋卷茫然、朱晦翁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義、然後隨其淺深緩急輕重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方爲得之、未可便以吾先入之見、横據胸中也、予謂山谷其見高、晦翁其心虛、有山谷之見、方不受書瞞、有朱子之心、方不受我瞞、普學

者、取途於朱子、而造詣於山谷可也、

讀牛山篇而不郁歔泣下者必無良心讀齊人

篇而不媿恧汗流者必無血性

讀孟子保民篇便當思吾人此心刻刻有發現

之端倪、刻刻有當用之察識、刻刻有遍滿四

海之分量、其勃然不能自已、猶之不忍於觳

觫之牛也、其茫然不能自喻、猶之不鮮於愛

牛之識也、其充然不可圉、猶之老老幼幼之

無不暨及也、其卓然必有實際、猶之制民之產之不可虛文借也、若只在齊宣身上理會、此諺所稱爲古人擔憂者、何益何益、

讀歷代諸史、但當徵其事、不必苛論其文、讀諸子百家、但當徵其文、不必苛論其事、六經而下、事與文兼該者、馬史班書左傳而已、

讀書要醖藉厚、不可遺一字於胸中、作文欲洗汰盡、不必留一字於筆下、

陶

讀書不求甚解、吾終不敢以爲然、人有稱仲尼兄者、問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子何人、敢稱仲尼兄耶、其人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終日撚紙燭而行也、李湘洲先生有云、孔子之稱堯也、曰、則天而已矣、天之上有天焉、堯未必能則之、孔子未必能知之、且無論天、人卽開闢聖人、如盤古伏羲之流、以之方堯、其分量大小、將有辨乎無辨乎、讀

書者須作如是觀、方是眼空天地、胸羅宇宙、

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

文章家美有萬端、妙難傳指、撮要言之、無逾靈之一字、文之靈者、非聲非色、非臭非味、棲神恍惚之中、得趣筆墨之表、

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圖、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

應弦也黃山谷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文章家能於此有悟入思過半矣

文章之妙雖機局議論波瀾結束變化靡常至其精神必有注射處非可泛泛隨手架搭也

昔黃筌同蜀後主指示吳道元鍾馗圖謂道元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本另作以呈後主怪其不如旨筌曰道元所畫者眼目意思俱

在第二指臣所書者眼目意思俱在掛指後主悟乃喜文章之妙何獨不然所謂眼目意思即精神注射處也

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麗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頽而堆阜文之依題布景當亦如是

文章分際如棋力酒量一毫勉强不得故有一

分醞藉、即有一分發抒、有十分醞藉、即有十分發抒、以庸人而作英雄之語、其神情必不肖、以英雄而作聖賢之語、其氣象亦不侔、孔子之文渾淪含蓄、使人神遠、孟子之文英爽駿發、使人魄動、曾子之文、切實近裏、使人意歛、子思之文廣大無際、使人心暢、可得而指其佳者、非文之至也、以其猶有象也、不可得而指其佳者、則文之至也、以其無象

也近日會元墨藝、所以稍遜前輩者、政惟其佳處多耳、

昔與吾友龔泖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予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伏起頓挫、誰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

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泖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山惟轉則秀水惟轉則活、文惟轉則靈、試取史記漢書及古人名篇讀之、彼其滔滔汨汨渾淪磅礴、徹首迄尾、似無復斷續可尋、及細窺其脈理、則逐段逐節、界畫井然、特其起承無跡、轉合有法、長短伸縮之妙、有非深心人、未易測度者、晋魏六朝所以遠遜秦漢者、爲其

段落太明、轉折太露耳、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千古新新不已之妙、盡於此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誰謂文章不從古法中來、

劉禹錫云、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語出創獲、自是正理、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

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韓退之文絕似馬遷、蘇長公文絕似孟子、

韓退之毛頴傳、直欲與七十二傳爭雄、徐偃王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方之十表、真堪伯仲以敵矣、

先秦西京而後、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卓然

自立於宇宙之間、超然特出於氣數之外、不得以時代拘之、

報任少卿書、畢竟出賢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氣骨、自不相肖也、

文至六代浮靡已極、大雅淪亡、要之自西京之末東漢之初、如賓戲客難解嘲釋誨達旨等篇、固已浸淫萎薾、漸逞駢驪矣、至如仲舒鄒陽、皆西京一時之選、天人三策、何其不振、獄

中一書何異不倫乃知以時代爲賞鑑者耳食之見也

文章起句最難得佳唐宋人每以此競奇如杜牧之阿房宮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李華弔古戰場云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忘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皆突兀驚人不肯

作猶人語

柳州諸記皆瑰瑋奇特、超出諸文之上、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韓子蒼云、作詩文常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予謂得失寸心知、當是老杜晚年自信後語耳、若無老杜之自信、何可無子蒼之自下、

人謂李杜工於詩、不必工於文、老杜姑無論、若李白送侄崙遊盧山序、及送張承祖之東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森挺奇異仙氣逼人使人讀之飄然如在蓬萊方丈間豈文人學士所能摹擬

唐文自昌黎河東而下其中拔奇領異凌厲往昔者亦匪二人予讀李商隱所作元結集序異思創格怪語險詞怒鬼嗔人開天闢地直與禹碑石鼓文爭雄千古沈光作太白酒樓記亦激昂悲壯沉鬱振蹈獨步一時

古今文字、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脉之巧、出沒
變化、不法而法、不奇而奇者、前有孟子、後有
馬遷而已、

剩言卷之十四終

剩言卷之十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四

炎帝神農氏、開物成務、萬世永賴、何況當世史稱其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則炎帝其有遺行歟、恐未必然、軒轅生而神聖、竊意諸侯即共推、尚當三讓固辭、阪泉之野、親帥師而爭之、至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之戰、凡三

戰而後得志焉、則軒轅不且爲篡弒之嚆矢歟、恐又未必然、三皇之事、若存若亡、此等語或出戰國好事者爲之、論世者當別具心眼乃可耳、

四凶之號、始於戰國、萬章偶聞而舉以相質耳、其實鯀非凶人比也、當時四岳咸薦、四岳皆千古神聖人、豈無見而漫爾汲引者、意鯀聰明才力、必度越在庭師濟輩什百、而其一段

孜孜急急、艱險不避之眞心、又自確然不欺於方寸、是故堯曰不可、四岳曰盍試哉等之未有賢於鯀者而惜也、剛愎自用、又穿鑿多事、不審於順逆之勢、是以九年而迄無成功、惟其九年而迄無成功、故鯀不得不爲法而受誅、惟其爲法而受誅、而心事實無所欺、故天亦鑒其衷而佑其子孫、或乃謂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即鯀也、此尤荒唐未可信、

禹下車而泣罪人、非泣罪人也、自泣也、其言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試想此段精神、肫懇惻怛、眞有跼蹐弗寧者、豈爲罪人泣耶、

胤侯掌六師、其權不可謂不重、其責不可謂不專、然權歸后羿、而胤不能早防其微、相居商丘、而胤不能明正其罪、胤亦負仲康首任德意哉、胤征一篇、數羲和罪狀、不過爲其荒迷

於酒、廢棄厥職、以覩后羿、則放飯流歠之於齒決耳、又何釋其大而懲其細也、舊臣靡、其夏后社稷一个臣乎少康生長有仍勢極堙微、而浞亢殘暴戾弑戮無遺、少康之不爲灌鄩之踵者幸矣、而圖廻謀慮卒還夏祚竟不露些子鋒鋩、何其杜機之深、而發光之固也乎、惜也其事與姓俱湮、不得與五子之歌諸篇、同留天地間也、

伊尹相湯以伐桀、而不聞有叩馬而諫之夷齊、放太甲於桐、身秉太阿、而不聞有流言之管蔡、於桐既歸、還政厥辟、而不必有風雷示儆之金縢、伊尹其賢於公旦耶、則將世之趨人心之異耳

周公之避居東都也、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然則大聖人亦有嫌疑之避乎、非然也、聖人不爲一身計、不如此無

以鎮羣情、而安社稷耳、

魯侯瀆弑君自立、而昭王不能討、朱子謂周綱凌夷、自昭王始、然昭王南巡不返、穆王不能興問罪之師、而返諱之、周綱之凌夷、不愈甚乎、乃猶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不審膠舟致天子溺歿、當得何等罪也、

管仲之見用於桓公也、雖以高國之世臣、而不能有加於其上、晏嬰之見用於景公也、雖以

諸田之日盛而不能少阻於其間固所霸主信任之專要之兩公之德望事業亦自有足以懾服之者不然彼皆重臣世執國柄肯俯首從其下耶

鄭莊與周戰射王中肩罪逆極矣乃復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其辱更甚於射吾不知周君爾時何以遣發此賊然不能矣嗟夫

蘇季合從之謀實當日擯秦上策季不死合從

之謀必不解、合從之謀不解、六國必不亾、季之亦合從之謀之解人也、實天也、愚尤惜合從既成、六國猛士雲、謀臣雨、西向而責負周之罪於秦、舉岐雍豐鎬之地、悉取而還之周、不庶幾哉、與一臣之烈比隆哉、計不出此、而僅僅相約、以備秦、此子輿所以妾婦季也、
張儀曰、當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事、史臣摹其心事以爲儀感季子之成我、而姑籍秦以報之、

此不情語也當蘇君之時儀眞不敢言事彼其合從之謀得之揣摩者已素六國狀如連雞勢如伏弩秦即强儀即竭智爲秦謀其不能引兵而出函谷關一步勢也雖欲不獪戶以聽烏可得乎

王翦爲秦伐楚請於始皇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當時不以爲要挾比至軍楚數挑戰堅壁不出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至軍士相戲爲樂、當時不以爲師老、行至灞上、數請美田宅園池、至關又請善田者五輩、此雖出翦自堅之策、然無饜甚矣、當時不以爲貪黷、於此想見初秦文罔之寬、廷議之愼、廟筭之周、其一六王而并九有也、豈偶然哉、

騶衍史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夫深觀陰陽消息、則其持論必有原原本本者

矣果迂怪乎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豈無據而言者以爲閎大不經何也況其所謂推而大之者必先驗之小物所謂推而遠之者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所謂因而推之者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衍之必不作妄語人可知矣而惜也其書不傳於世空令人懷想千秋上也

馮驩其三千人中第一俊傑乎焚券不取義利

之辨晰矣、客散獨留臣主之誼篤矣、日中數言贖達之識著矣、單車入秦、卒復齊相斡旋之機妙矣、惜也、田文不能汲引而大用之媿同升之公叔文子遠哉、烏在其能好士也

以一哄故而便欲斬君之美人頭、躄者亦太橫、以客稍稍引去故而卒予躄者美人頭、平原君則賢矣哉、然此躄者、不能如毛薛之却秦兵以歸信陵也、不能如侯嬴之刎頸以送平

原也、不能如黃歇之舍身以脫春申也、又不能如李同之身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毛遂之叱楚定從、以三寸舌强於百萬師也、碌碌罷癃、靡所表見、空負美人一死、美人有知、不當復大咲地下耶

范雎、蔡澤、蓋當時策士之最卑劣者、覩其待須賈一段、費却幾許周折、直是市井小兒詡詡態、從唐舉相持粱刺肥數語、抑何其驕矜而

不能自禁也、中間伐魏拔懷、妆韓買趙、東取周室、兩人雖未必無少經畫、然胸中總被富貴二字塡塞、非眞欲以功名顯者、懼禍及身、先後引退、正如小兒攫得一餠、復恐有人從傍攘去、則逸而走耳、豈誠知止不辱者哉

樂毅與管仲齊名、賢如武侯、自比管樂、則毅是何等人品、今考其始末、初仕魏、爲魏使於燕、燕昭以客禮待之、卽委質而臣於燕、伐齊之

後即墨不下，留徇五歲，亦太迂且遲矣。燕惠使刼騎代之，又畏罪而降於趙，一人之身，倏魏倏燕，倏倏燕燕，倏倏趙趙，視其主不啻奕棋然。曾謂不二心之臣而若是乎？夫子糾小白，當時君臣之分未定，一兄一弟，又非判然兩國。仲之事桓，又在糾死之後，未仁之疑，猶且未免焉。不知何以爲毅解。

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爲列傳。今觀刺

客傳中、若曹沬豫讓、凜凜皆千載有生氣人
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
憚者耳、不當同類而並傳之、曹沬豫讓之與
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
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

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必爲報佗而死、以爲能
報恩、則可以爲能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則不
可、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衆人國士異其

報哉必如豫言則桀不得有關龍逢紂不得有比干矣再譙之婦爲其後夫死而尤前夫以寡恩也誰其義之

田單神師惑敵亦近迂夜縱火牛亦近拙其得力處全在縱反間於燕使以騎刦代樂毅耳最不可及者全燕以百倍之師卽墨以單孱之卒相持數載固守不下百計經營卒收奇績乃爲眞將軍耳

魯仲連立譚數言、新垣衍爲之下拜、不敢復言帝秦、檄書聊城、燕將見之、涕泣三日、仰天自殺、彼儀秦輩、能與爭雄否、至於功成卻賞、脫屣而去、不爲富貴少詘、此豈無所挾、而漫焉以噉名者等、子由稱其爲戰國以來一人、愚謂若連者、葢被褐懷玉、藏器以有待者也、若遇湯文、其必爲伊尹太公之儔、何疑、

太史公於魯仲連小贊、謂其指雖不合大義、非

也、當七雄龍鬬、秦焰方張、邯鄲之圍、平原新垣衍輩、爭欲帝秦而逃以一布衣亹亹譚說力持不可、至欲蹈東海而死、謂不知大義者而能之乎

或謂僖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無禮於重耳、負羈身爲老臣、而不能諫、與碌碌者何異、壺餐加璧、私以相遺、無乃自貳於國乎、曰非也、觀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之罪、則負羈

豈緘默不言者壹餐加璧以致禮焉外亦曰使彼知冑未始無人焉耳老成謀國或别有所見何可輕訾也哉

始皇之罪莫大于焚燒詩書愚竊妄議此一舉也功與罪殆各半焉何也羲皇而下三代以前其間聖作賢述國史家乘倚相之所讀伯益之所紀外史之所掌記不知其凡幾至今而烟鎖灰燼無復隻語之存者誰爲履階則

秦誠不能無罪然忠質以後周文日盛迄乎
末季游譚飈起其間離經畔道之詞支離漫
衍之語當不僅富惠施之五車累洛陽之千
兩矣使非祖龍一炬其熒視聽而惑人心禍
豈少小秦亦不可謂無功哉謬謂當始皇之
世使丞相斯與史官博士斟酌考訂略倣宣
尼刪削微意自六經正史而外凡出于戰國
游說浮浪不根之書足以惑亂黔首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豈不庶幾哉、與長城郡縣之制、並功不朽哉、不務出此、而額然惟吏是師、非秦紀者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于是乎秦之虐始橫、而坑儒之名、所由歸矣、以爲罪也、不亦宜乎

李斯初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其志非不偉、事秦三十年、拓地開疆、卒成一統、其才非不高、高豎之謀、以爲不可反復持論、至于流涕太息

其義非不正只是識力不足以自持智謀不足以馭奸而又持祿固寵戀戀惟恐或失故卒為高豎所𢡟而高因得以玩弄於股掌之上矣使當高豎進說之初確持大義力能制則制之不能則委曲以啚之當是時太子扶蘇故在也而又握重兵於上郡有蒙恬以為之將上郡之去關中非甚遠也籍第令馳一使以密告之正大位清君側是不亦事幾之

可爲者哉、計不出此、而優游不決、阿諛取容、至爲督責書、以冀苟免、愚哉、雖被刑戮、亦何怨乎、

漢高功臣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獨蕭何超然於走狗良弓之外、此非高帝之能忘何、亦非何之能相忘于帝、而何之客之爲何計者、實周也、嘗觀其行事、其履危蹈險、幾于不免者屢矣、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

子孫昆弟悉請軍、何幾族、自將邯鄲、使使拜何丞相、益封置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汚、何又幾族、及後為民請苑、倏而怒、倏而械繫、若僇小兒、然非王衛尉侍從容解譬、何又幾族、然則何之不與韓彭諸公俱滅者、倖哉、君子以是窺帝之猜毒少恩、亦以笑何之隱忍受辱、幾于頑鈍無

耻、矣、視飄然從赤松子遊者、品何如哉、

淮陰侯之不反、古今多爲之辨說者、謂帝之殺信、陳平僞遊雲夢一語有以成之、予謂知信莫如何、能用信莫如何、夫旣知信用信矣、顧不惟無救之已也、且陰爲之謀焉、是何心哉、

帝嘗械繫何矣、王衛尉從容力爭、帝爲不懌、即日使使持節出何、何之力能得於帝、奚啻衛尉、獨不能慷慨出一語爭耶、而依阿唯唯

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誰之
責也然何本戀榮固寵人一味只是怕死懼
禍及巳遑恤其他去陳平一間耳
漢高大封功臣可謂一飯必報者矣而紀信親
脫帝阨視死如歸獨無半通之綸及之當時
漢庭諸臣亦無有一人爲信言者豈帝既尊
貴諱及困戹時事抑羣臣無敢觸其所諱耶
帝太少恩哉信蜀西充人予爲西充令時訪

問有紀公村子姓繩繩衣冠振振薀歸然望族也天之報施何必滅於漢之封誓哉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其權剛爲柔詘强爲弱此豈少年無賴子語耶竊意圯橋老父屠中少年皆千古神物也跪而納履俛而出跨下皆千古英雄也非神物無此點化非英雄無此領受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徑謁直入坐而平不見

賈曰何念之深也、非患諸呂耶、平曰然奈何
愚謂平非患諸呂也、患巳之不免於禍重爲
漢罪人耳、當辟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平出
一言折之、呂台輩必無敢覬覦、誰實許之者、
平也、呂后欲王諸呂、王陵輩皆守高帝約以
死力爭、使平與勃亦以死爭繼之、呂后亦必
無敢斷行、誰實成之者、平也、平反復思念使
呂后事成、我終爲漢室罪人、事不成、我尤爲

呂賊戎首成與敗皆無可以自容爲之奈何

幸賈叙以交驩平勃而呂氏之崩又適在平勃之先故諸呂滅而平適會其成功得以自解免耳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此語誰欺哉

司馬相如當不獨詞人之雄也當時畧定西夷使邛筰冉駹之屬皆爲内附沫若牂牁之地悉歸版圖斯亦蘇軨尉跕之輩所不能數數

得之者矣、而史不載其行事、即相如所撰著、自諭蜀難父老二篇而外、寥寥無及焉、豈文人不欲以武事見耶、抑時無好事者爲之搜尋而論著之、故湮滅而不章乎、惜也、

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張湯爲廷尉、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刻深者、杜周亦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陰陽人主、與俱上下、葢希世取寵、人品之最無骨力、最無血性者、視張釋之勁挺不回、持天下平者、何啻鳳凰之翔千仞哉、

李廣之下馬解鞍、或以爲亦幸而虜不至耳、廣之跡略、於此可徵、予謂當爾時事窮勢迫、其計亦不得不如此、此所謂死中求活也、舍此更有何策耶、

霍光之廢昌邑王不無遺議予謂其可議不在廢之之時而在立之之月昌邑在藩邸時舉止乖戾中外所知觀中尉王式之諫尚赧焉有忝侯服況於九五大統光顧命大臣不博求明聖有德之人而立之而苟且冒昧反覆其手無乃以人國倖乎史稱光爲人好權矜氣茲舉也無亦心知其不副姑置焉而更廢之更置之以自張其威柄乎若是則不忠不

知則不智。兩者吾於光、不無少疑云、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也耶、

太尉黄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爲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及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以獲封爵、可謂直破小人鬼魅情狀矣、然考桓

帝始褒崇梁冀時使朝臣共議其禮胡廣等
稱冀功德以爲宜比周公而瓊畧示裁抑請
令合食四縣比於鄧禹夫瓊一時名士使誠
不可即抗言糾正如張廷尉之不拜畨夫公
仲之不與歌者田豈不偉哉而依阿凞滋斟
酌季孟之間此所謂伍十步百步之分耳使
周永還相詰問不知瓊何以置對
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爲貧人

作㡋疑其禀賦不實乃於殿前作㡋施之或曰此雖非王政大體其愛民一念亦有可取者予謂王政之所以崇大體非獨以執要去煩而已正以紀綱名分全藉此一線維持若一切委而棄之則天下豈復知有冠屨之嚴等威之辨哉子產鄭之大夫耳溱洧之濟孟子猶不滿焉况天子哉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
於儒者何似乎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或謂
魯兩生稱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何言
之易易予謂文中子非必指禮樂之精蘊要
亦自其氣數聲容言之耳當時禮壞樂崩之
餘先代制作已茫然無復可考孔明以絕代
聰明其於 周官世府之所藏太史伶倫之所

紀、必有詳考其制、而妙晰其解者、而所輔相者、又龍準奕葉、非若篡逆之魏、僣竊之吳、不可以告宗廟而格神祇者、比使其不死而漢祚終復、制作聿新、洋洋纚纚、不庶幾與三代爭烈哉、蘇子曰禮樂之卒以不成者、非其材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得文子之意矣、

文中子可謂隱不違時通不徇俗者矣方其諸

闕獻策身任太平此豈貿貿漫言爲富貴謀者哉弗用而歸著書自娛累徵不起庶幾乎進禮退義之君子矣而或者以爲隋文方黜儒術通欲鼓瑟齊王之門自取黜辱非席珍待聘之道也不亦淺之乎知通者耶

王通之續經也楊雄之擬易也說者咸以爲僭而罪之夫希聖希賢自是儒者本等事即其學不無醇疵要之其出言爲楷肆筆成書也

叟隻時流萬萬矣、何僭之有、世道交喪、禮樂不典、其間踰名犯分、敢於僭亂、而恬不爲怪者、不知凡幾、何獨於聖人之學、而使人趦趄囁嚅、避僭逆之名、甘暴棄之實哉、故數子者議其未醇則可、議其爲僭則不可

華歆管寧耦而耕、有遺金於地、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定華管之優劣、愚謂兩人雖有視不視之分、其見有金一也、其爲矯

情徇物物亦一也何優劣之有
馮道販國老賊歷官四姓身事十主王荊公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近世李卓吾亦附其說而極稱之予謂論人者先論其大譬如失節之婦朝孫暮李縱使所至之家在在安和人人未有不鄙其狀而羞之者使遇漢祖唐宗能免丁公之斬德彝之誚耶
陶靖節在彭澤纔八十餘日嘆曰吾豈能爲五

斗米折腰、即自解印綬去、此等人直是心地高潔、絕不拖泥帶水、其實胸中經濟、未知何如也、

陶靖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怡然自得、旁若無人、蓋不獨有隱趣、兼有隱才矣、今人即有此趣、能做此事否、

晉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以爲王何蔑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

殺、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只喪之患小、王何流弊異代、迷衆之罪大、此與孟子好辨篇語意大同、皆足斧鉞千秋拯拔萬世

何曾侍武帝宴退、語諸子、謂帝無經國遠猷、惟說平生常事、殊非貽厥孫謀之道、且指諸孫曰、汝輩必及於難、然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奢靡暴殄、恬不爲意、迄乎子邵孫綏、汰

侈尤甚、則所謂貽厥孫謀之道何其明於責主、而暗於自責也、其不數傳而子孫駢戮靡有孑遺、所謂自遺伊戚、非耶、

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侃此事無乃太癡、大丈夫即不欲過爾優、自有多許當習事、何必乃爾、然侃亦聊以媿夫清談廢事者耳、果徒習勞乎哉、

劉徹爲郭默所殺、王導以默驍勇難制、欲以爲

江州刺史討賊之義謂何而猶曰遵養時晦何其怯耶陶侃曰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默殺宰相便用爲宰相乎此其氣固已吞賊矣其兵出而就縛也宜哉

庾翼薦桓温於成帝以爲温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而至於殷浩杜乂方負時名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此眞英雄語也以視深源不起當

如著生何之語、便覺腐氣、

剩言卷之十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五

隋唐之際羣雄蠭起、各據一方、惟竇建德舉動䌶有懷仁仗義氣象、聊城之捷、生擒宇文化及、先謁蕭皇后、素服哭煬帝、盡哀、存撫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及隋官而斬之、此其地步固已占得極高、及每戰克城、所得資財悉分

將士、妻曹氏衣不統綺服役婢妾才十餘人
化及所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義利公私
之間又何其見得分明也惜也虎牢之役不
聽凌祭酒策顧小信失大事竟爲秦王所擭
要之舉動正氣不作鼠竊狗盜態建德亦高
光之儔哉安得以成敗少之
唐之得天下也李靖功最多漢之得天下也韓
信功最多然唐祖初定京師以靖嘗自囚上

變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以私怨殺誼士乎唐祖釋之漢王之入蜀信爲逋赦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物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兩公功烈同前後事亦相同愚謂兩公固自英雄正惟聞言立釋者抑復英雄耳

王君廓無賴子耳唐祖東都之戰廓以十三人

破賊萬衆此今古所無愚謂此十三人只是敢死拚命一往不迴耳豈有他謬巧哉太宗嘗語侍臣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血勇何啻過相如哉觀此語可想見當日提十三人破賊時也

李勣夙以忠力著聞太宗嘗親爲剪鬚和藥以愈其疾又令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恩遇最優

渥矣後屬以太子曰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然昭儀之立長孫褚遂良輩咸守正力爭而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使武氏立而唐祚幾覆勣亦大負太宗哉忠力夙望謂何

李勣疾革召弟弼屬以諸子使愼察之曰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本傳云未幾子敬業反卒夷其族殆若深爲勣惜者然敬業非

反唐反叛唐者耳至今讀討僞一檄凛凛義氣千古稱快其爲勣光榮多矣何必帶礪之盟世世無失而後爲世之不顯也哉

房玄齡初杖策謁秦王於渭北一見卽如故舊共參大計張良兵法爲他人言多不省及遇漢高語輙稱善古來明良相遇皆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非獨其臣不自知卽其君亦不自知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天也

魏徵之失不在委質太宗亦不在不死建成之難而在不能勸建成早辭潛邸退就藩服反勸其早除世民以速其亡也至語世民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尤絕可笑夫以世民之神武又有房杜虞薛李許諸人爲之輔建成即有謀恐摧枯拉朽禁門之血當不待於後來矣

岑文本位致宰相不殊寒素有勸其殖生產者

輙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佐守相奉稍不薄尚何復事生產乎愚因憶乙丑冬在京師訪江夏賀對揚司業於旅邸所居環堵蕭然惟餘圖書數卷司業曰吾始爲諸生餼廪於庠家大人喜溢顏面謂他日庶幾從明經得一官可以結局後舉孝廉爲應城諭益大喜過望當爾時豈謂復有今日如是

而猶營營更生他想者、不謂之失其本心耶、

予聞而嘆服、嗟嗟、今人畔援欣羨、無復饜足、

都只從進步處懸想耳、繹二公之言、不亦可

以少息已夫、

文皇嘗云、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

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

墮、嗟乎、蹀血禁門、推刃同氣、此何等事哉、而

猶謂損少過微也、將誰欺歟、抑文皇之爲此

語也其有赧心於往事夫

郭子儀单騎見虜于秋偉之予謂子儀定先有一段絶妙作用使虜相信而不疑乃单騎往耳不然輕身委敵不幾爲暴虎馮河之徒也哉蓋予於渝州之賊身試之矣

令公窮奢極欲正與鄭侯買田宅自污意同而致堂胡氏乃致疑焉何也

裴行儉嘗與突厥戰旣立營亟命徙高岡比夜

風雨暴至、前營水高丈餘、衆駭嘆、問所以僉曰自今但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愚謂此語說得絕妙、前知風雨此亦易事耳若明說出則有何味惟云云乃驚猶神明矣

白居易繫意聲歌放懷文酒似乎柔情膩骨者予觀其奏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或未俞輒曰陛下誤矣上爲之變色、所獻虞人箴、義正詞嚴字字峻凜、不進其君於古帝王不已此何

等肝膽哉意聲色文酒之娛亦姑借焉以寄其牢騷慷慨之意云耳

武后讀李敬業起兵一檄謂左右曰此誰爲之有如是才而不用亦宰相之過也初郭元振爲通泉尉所爲多不羈后召元振詰問旣與語卽器其才因索所爲文得寶劍篇大奇之卽進位奉宸監后雖淫狐然能有此鑒賞亦大可人也哉

尉遲敬德晚歲閒居修餙池臺學延年術張子房既佐高帝定天下即辭去從赤松子遊英雄結局往往若此非獨善處功名之會也

李鄴侯張留侯皆神仙中人也然漢高欲易太子良用四皓計定之唐宗欲易太子泌以苦詞固爭之兩人功在國本亦偶相同

肅宗賜李鄴侯之句云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此可謂富貴神仙矣然天下那得有此便

易事嘗爲掀髯一咲、

朱滔之攻貝魏也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其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時兩軍尚疑未有堅决而抱真竟以數騎直詣俊營叙國家禍亂天子播遷因持俊痛哭俊亦感動悲不自勝指心仰天嘆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約爲兄弟連營合進大破滔軍嗟夫至誠待人卽胡越可聯

爲肉骨狙詐御物卽親戚亦化爲讐仇抑以見抱真英雄舉動磊磊不凡與齷齪書生跼蹐利害者奚啻千里

唐憲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此群小欲害善人之言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此語可謂詞不煩而意獨到

劉蕡落第至使登第諸公自謂厚顏且願回上

所授以旌賞直則賞亦不可謂不榮矣奚必題名鴈塔看花長安而後爲得意哉然李郜推賢讓能不以已之登第爲榮而以賞之落第爲媿則郜亦賢者哉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從此生事因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痛哭而死竊疑璟賢相也靈荃功果不世豈

得以黷武之慝而故抑其賞無乃非激勸邊圉之道乎及觀他史載黙啜擊拔曳固破之歸不設備拔曳固迸卒突出斬之是時郝靈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黙啜者非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黙啜者非靈荃功也璟特不欲明言以傷中國之威耳而靈荃至痛哭而死胡不自度也耶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之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予甞妄意今日兵弱已極、猝有警至、招募借援毫無實用、莫若令九邊附近郡縣、及河北三輔重地、一訪抱真此法、設誠力行、不二三年所獲精銳、何止數萬、但所謂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此法難以徑行、當有可商耳、

世傳宋璟鐵石心腸、至其爲梅花賦、乃轉覺嫵媚、何也、予獨以爲不然、觀其賦中云、擢秀敷

茱氷玉一色胡雜遝於衆草又蕪没於叢棘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栖跡隱深寓形幽絶恥躋市廛甘遯岩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怨凄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無悄結諒不移於素性方可儗乎君子之節然則公之高懷勁節固已隱然流溢於楮墨閒矣何曾有些子媚氣耶

盧懐慎與姚崇同居政府崇號爲一代賢相愼

不免伴食所譏千載而下論者但原其清謹儉素不媿余年之風而不知其虛懷折節每事一聽於崇曾不少掣其肘以視休休之德量殆庶幾矣使崇措一事於前愼復規一策於後十年九牧一國三公其不至敗乃公事者幾希故盧之清謹猶可能也其虛巳以成人之美不可能也而以伴食譏之甚矣其無識也

有姚崇之精覈、故懷慎得以遂其優游、有賓𥻘之通敏、故董晉得以成其逸預、然無懷慎則姚崇亦不得以盡其才、無董晉則賓𥻘亦不得以舒其志、四賢者跡若相反、而實以相成者乎、

剩言卷之十七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六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愚謂此皆英雄欺人語也、趙普嘗云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負之、則太祖何不以責質者自責耶、噫非獨宋祖也、唐祖嘗誚封德彝

矣漢祖嘗斬丁公矣英雄伎倆大抵畧同
趙韓王嘗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
天下今願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語何其鄙
俚真未夢見論語在也予嘗令於巴渝有學
傅甯君者爲予言曰趙普何嘗有一字肯着
論語也耶陳橋之變蹤跡詭秘曾知譎而不
正之語否遣吏市材營店規利曾知見利思
義之語否私庇堂吏飾說瓜金曾知事君勿

欺之語否渝金匱之盟倡巳誤之說曾知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利口之覆邦家之語否致德昭之死成廷美之罪曾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語否以私憾誣馮瓚私憾竄盧多遜曾知犯而不校以直報怨之語否數語皆深文手段當令韓王俛首輸服寧忘其名關中人亦有韞藉士

李肅作趙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

與普忿爭夫普當時逃於人非卒莫逃於鬼責可畏哉巧弄機權人能無凜凜

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雖爲武人也乃能作此語耶、讀之千載生色

太宗嘗問李繼隆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李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之也愚謂此千古制夷之上策蓋羈縻即所以制之矣雖然羈縻亦譚何容易耶、

曹彬宋之名將也然謂之名相亦可予嘗讀彬傳其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入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但諸君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是何等心術李煜既詣軍門請罪遇以賓禮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勑數騎待之宮門是何等肝膽方其總師以行太祖許以既克李煜即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而上果以太

原爲言是何等神識上既客使相之命僅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何等雅量其從全斌破蜀也諸將爭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其先爲周使吳越也致命即還絶不受其私覿是何等節操既已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是何等恭謹傳又載彬周歲時其家以百玩

置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爼豆然則彬之
具將相品也夫豈偶然也哉
太宗之欲相呂端也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
糊塗大事不糊塗𠦂觀端之相業徽美種種
未可枚數其大者如奉太子踐祚必捲簾審
視而後隮階率群臣呼萬歲李繼遷數擾西
邊軍士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議誅之端閒力
持不可備陳其說帝撫髀稱善曰微卿言幾

誤我事斯非大事不糊塗之彰明較著者耶然愚不難呂端之不糊塗而難帝之知端勝於廷臣之知端與端之自知也

寇準奉帝親征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殺虜將撻覽當是時虜奉書請盟準不許使者往來益數準意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以解斯不亦有宋千載一會庶幾與漢唐盛時比隆哉而宵人譖之謂其幸兵以自取重準不

得已許之嗟夫

王旦宋室之賢相也予觀公本傳其評丁謂沮王欽若抑劉承規汲引名賢絶不使知如寇準嘗短巳反力薦之且引以自代是何等識度澶淵之役約期請立太子契丹乘上出請歲幣外別假錢幣以覘我虛實旦卽於歲幣三十萬外各以三二萬予之而契丹大慙西夏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不可旦請勑有司

具衆百萬於京師詔夏人自來取之而夏人心析是何等經濟却玉帶辭治第不爲子孫置買田宅是何等節儉其諸崴美未可枚舉獨天書之議不能執持到底遂以美珠之受爲千古未白一案予以爲旦賢者也豈爲數顆珠遂壞生平觀其所陳彭年條目謂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瞋目勑取紙封之則旦豈阿意曲從者或者反復思之以爲此事上

世帝王亦有行之者且杜鎬所對聖人神道設教又似有理故不得已而聽之夫豈以美珠故哉綱目書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書異端之銜醜之也無乃太苛刻乎春秋雖責備賢者恐書法亦不然

高宗一見秦檜即以朴忠許之又嘗曰秦檜誠實愚謂世間鄙劣人似朴實陰毒人亦似朴實鄙劣則貪榮戀祿名義皆所不知陰毒則

賊忠害良天理皆所不畏檜蓋鄙劣陰毒合而爲一者乎高宗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趙丞相鼎既被劾自潮州徙吉陽軍其謝表有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回及知不免先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自丈夫當與文丞相正氣歌共雄千古

虞允文既以便宜破金兵還京，戶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愚謂正惟儒生乃往往成功耳，何也，惟儒生計算身家之念較輕，奮發功名之念較切，而照管世情之念又尚少，故事無遺策而功成，不意彼紈袴武夫，曖昔宿將，雖不乏鷹揚虎視者，流而願欲既足，顧慮實多，既一心以媢

貴游、又一心以保妻子、又一心以憂讒畏忌、
種種諸念、橫據胸中、能得允文其人者有幾哉、
或曰、朱晦翁當干戈搶攘之秋、從潭南嶽廟上
書、首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為言、何其迂濶
而不近於情事哉、否否、當時華夷倒置、忠佞
不分、正緣君心未正、宸聽未啓、如人處闇室
中、不能覩見一步、又安能辨別是非好醜、李
綱疏議兵事、其終亦歸之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英雄所見正同、安得謂之迂濶、
孝宗志於恢復、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既辭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必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又曰、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人心、以修巳爲本、以求賢爲先、以恤民爲重、毋規小利、毋洩大謀、强固根本、靜以待動、旨哉此千古名言、亦今日要着、予尤服毋規小

利毋洩大謀二語爲今日要中之要云、

宋孝宗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耳、可謂聖王之言、然假托爲姦、猶不過一已之慝、若夫聚徒鼓衆、引類植黨、將宇宙蕩蕩平平世界、釀成一個傾側欹邪徑路、此則流禍慘毒、不盡投之濁流不快也、

呂伯恭少忭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吾輩終日

讀書而不能少變化其習氣雖富五車窮二酉能不負媿於伯恭耶

宋端宗昰既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夫秀夫所謂以一旅一成中興者葢指夏少康也吾觀少康寄跡有虞藏身庖正何等深密舊臣靡相之布德兆謀圖廻謀慮竟不露些子手脚何等

曲折若當時君臣不忍而欲速其功則少康身且不保烏能濟得後來大事秀夫天祥一段忠肝義膽炳炳千古吾無閒然惜乎不能遵養時晦徐圖後舉而急急焉益王廣王之求衛王之立若不能以旦夕緩者其卒無益於宋祚也不亦大可扼捥乎

文信公之對元主也曰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嗟夫此豈文

信公由衷語耶文信胸中未嘗須刻忘宋彼其不死誠欲有所爲於萬一耳謝枋得劉魏天佑亦云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以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忠臣然賊兩公心事可知矣忠子爲益王廣王之立正統宋祚以其然不但知進養材君徐國後樂則置二王于何地也要之進退作爲己則皆然

元無文章固也然予讀處士吳萊之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如法度部伍分明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卒作擊刺一

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曾亂此語可謂得文家之三昧揭之几案間當自有悟入處

元世祖與趙孟頫論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意優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予謂夢炎特負科名爵祿耳孟頫爲宗室委身事胡出入

宮掖、其負祖宗社稷多矣、聞世祖之言、能無媿汗沾背耶、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愚謂孝宗何嘗厭聞、觀其語尤袤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又嘗語王淮云、朱熹爲政、却有可觀、及熹入奏、首以存天理、

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於當道、愚謂人主非甚昏庸、未有不向道者、第勿阻抑之足矣、故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門人黄幹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處士劉因論諸儒之學亦云、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

正兩公議論皆可謂道脉定案